

# 豫东抗战风云

■寒松

## 第十五回 司令官诈死耍伎俩 副市长进府存阴谋

日军弹药库仍在爆炸，日军司令部一片死寂。

井勇少佐身在宪兵队与言川司令联系不上，炮兵连和物资库的日军接到井勇少佐的命令，坚守自己的岗位。保安团团长洪百金、副团长章过刀下了紧急集合令，独不见二营长夏超。洪百金正想发怒，夏超领着两个卫兵急急忙忙地回来了。一看洪团长把队伍全集合在操场上，夏超灵机一动，跑到洪团长跟前说：“报告团长，皇军弹药库发生爆炸，皇军司令部发生枪战，请团长火速增援。”

洪团长看看夏超满脸大汗，批评说：“你刚才干什么去了？贻误军机！”

夏超说：“报告团长，我刚才听到爆炸声，不知道哪里爆炸，我带着两位兄弟出去看看。没有你的命令，不敢擅自行动，才回来向你报告。”

洪百金听后，说：“归队吧。”

洪团长在操场上发布行动命令：“皇军弹药库及皇军司令部发生了爆炸和枪战，我接到井勇少佐命令，要我们协助宪兵队全城戒严搜查，不准放过任何嫌疑人，如有违抗军纪者格杀勿论！”

副团长章过刀宣布命令：吕胜、夏超、吴能、孔居各带队协助皇军严查巡防。

吴能带着一帮人到了西门，日军还没到。快十点了，正是抗日志士出城的最佳时刻。吴能正在焦急，看到从北边过来两个日本兵，赶忙上前打个敬礼说：“太君辛苦啦！”

肖枫一看是吴能，开玩笑地说：“吴营长更辛苦！快打开城门，太君要方便方便的。”

吴能一听是肖枫的声音，心里十分激动，想上前去跟肖枫握手。肖枫想，这不是叙旧的时候，赶忙说：“你们快快的，贻误战机者死了死了的。”吴能赶紧打开城门，肖枫、刘洪闪身而出，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

张大年脱去日军黄皮扔进了臭水沟，越墙回到了自己的住处。

刘文才没有参加这次行动，一直担心着师父的安全。听到爆炸声，知道夏超已经得手了，心里一阵喜悦，但不知师父能否顺利完成任务。十点多了，他装作去后院方便，看到师父已经回来了，轻轻敲下门。张大年知道是文才，打开门没让文才进屋，把照相机塞给了文才，示意有话明天说。

井勇少佐与司令部一直联络不上，命令宪兵队警车开路，架着机关枪，十几辆摩托车护驾，直奔日军司令部。言川司令卧室门前的房门结构已不复存在，井勇少佐用电灯一照，言川司令和夫人都躺在血泊里。上前一摸，只有言川司令还活着，匆忙把言川司令用担架抬走，送往医院抢救。

言川司令没有被炸晕，他被震醒后，就知道出大事了。从枕头底下掏出手枪出卧室时，看到夫人躺在血泊里，他清楚地意识到敌人已经把他的房间封锁了，夫人是代他死的。后来听到弹药库的爆炸声，隔着窗户看到前院将士冲进来，都被房顶上的机枪击毙在月亮门下，他只好躲在衣柜角落里。

天大亮了，井勇少佐坐车去了医院，言川司令本来安全无恙，又经过几个小时抢救，精神已恢复正常。见井勇少佐进来，一把拉着他的手，问：“夫人怎么样了？”这是他明

知故问，因为这件事如果被东条英机知道了，不活剥他才怪。

井勇少佐说：“司令受惊了，只要你没为天皇尽忠，就算大旗不倒。”接着，井勇少佐向言川司令汇报了这次的伤亡和损失情况，并问：“这件事如何向冈村宁次总长汇报？”

言川司令认真地说：“按眼前利益，这次事件不能如实上报，或者说根本就不要汇报。我想马上青纱帐过去了，按上次作战计划迅速执行。这个作战计划冈村宁次总长早已批复下来，我推迟时间的理由就是想等青纱帐过去。无论这次战争胜败如何，一切伤亡损失，在下次战斗中报上去。”

井勇少佐说：“弹药库炸毁了，如何执行下次作战计划？”

言川司令说：“明天我写封信，让田中队长去徐州找到战备物资调配站站长吉田少佐。不过这个家伙最喜欢收藏古董，你费心找一件，田中到那里好说话。”

井勇少佐问：“那些将士的尸体如何处理？”

言川司令说：“明天开个追悼会，每人一个骨灰盒，包括弹药库的八十多名将士。”

刘敬皇接到井勇少佐打来的电话，要他帮忙找件古董。刘敬皇不懂古董，他给商会会长张松林打了个电话，把井勇少佐的意思告诉了他。

张松林会长说：“我上次去天津花五十大洋买了个青花瓷瓶，卖主说是元青花。如果是真的可就值钱了，如果是假的只顶五十大洋，你看合适吗？”

刘敬皇说：“我不懂古董，只要应付过去就行，你拿来吧，我给你一百块大洋。”

惠子昨天与司令夫人约好，今天中午同玉洁一起去吃夫人做的日本家乡菜。她让刘文才去照相馆把相片取出来，顺便让玉洁把照相机带回去。

惠子开车带着玉洁直达日军司令部。一到司令部门前，两个人惊呆了：周围站满了日本兵，个个哭丧着脸，胸前都带着白花。两个人下了车往大门里一看，院子里放满了盖着白纱的尸体，独有一具尸体放在板床上。为什么有具尸体放在床上，其他尸体都在地上？玉洁害怕了，害怕父亲在死者的行列。她不顾一切跑到床前，揭开被单一看，是她的母亲，但面目皆非。她像疯了一样抱着母亲的遗体放声大哭。

这时过来几个日本军官，劝道：“玉洁小姐请节哀，这是战争，战争是无情的。你的父亲言川司令还在医院里，你应该先看看你的父亲，死人是哭不活的。”

玉洁听罢日本军官的劝说，把相机和照片放在母亲床头，与惠子去了医院。

言川司令正靠在床头看日军战报。

房门突然开了，玉洁一头扑在床上，搂着言川大哭。言川司令也泪流满面，安慰玉洁说：“孩子，你要节哀，你母亲为国捐躯了，这是她的光荣。”

玉洁擦了擦眼泪说：“姥爷在中国视察还没走，咱坐他的飞机回去吧，带着妈妈。”

言川司令说：“孩子，你太天真了，你姥爷现在是军机大臣，整个亚洲战场都需要精心料理，可以说是日理万机。战死在中国的将士成千上万，都没能把尸体送回祖国，他会用他的专机送你母亲回国吗？”

言川的劝说玉洁没有提出反对，也算默认了。

言川司令把玉洁拜托给惠子，先住在市政府里。

惠子开车带着玉洁回到了市政府，刘文才礼貌地把二位迎进了办公室。惠子随口问文才：“你爸哪里去啦？”

刘文才说：“我爸在客厅，商会张会长来了，康茂才市长也在此。”

惠子来到客厅，开门一看刘敬皇正与康市长、张会长一同喝酒，很有礼貌地说了句：“你们好，我找敬皇说句话，不知道你们正在喝酒，打扰了，等喝过后再说吧。”转身就走。

张松林会长不乐意了，拦着惠子说：“市长夫人，我张松林在市政府可是稀客呀！你们新婚大喜那天，我拿了一千大洋的贺礼，连个敬酒都没有喝上，今天见了问个好就走，也太简单了吧！”

听到张会长“将军”，惠子转过身来说：“康市长、张会长大概还不知道吧，昨晚司令部被抗日分子偷袭了，言川司令的夫人东条荷莲为国捐躯了，我和她的女儿言川玉洁刚从那里回来，言川司令暂时把女儿委托给我，我想跟敬皇说一下，找个地方先让她住下来。”

刘敬皇说：“今天早上井勇少佐给我打电话，没有透露此事，他只是向我要个古董，我才给张会长打电话，张会长今天来给我送他收藏的元青花瓷瓶。既然井勇少佐没有把此事告诉咱，可能这是人家的军事机密，不愿向外透露，咱当没有这回事。至于玉洁小姐的住处，安全第一，你把我那两间书房腾出来，好好招待玉洁小姐！”

惠子给康茂才、张松林各端了三杯酒，出去了。

康茂才说：“刘市长，言川司令的夫人不幸逝世，作为我们市政府，应该前去吊唁，再简单也得去表示哀悼哇！”

刘敬皇说：“这个事，先看看日方是什么态度，如果他们举行吊唁仪式，我们肯定得参加，如果他们把此事当作军事机密，我们只能装作不知道。这个事情你操点心，因为消息比较灵通。”

喝了一会儿酒，张松林走了。

康茂才说：“刘市长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，不知市长意下如何？”

刘敬皇说：“有啥话直说，用不着客气。”

康茂才说：“我儿子康连德中学毕业了，今年十八岁，现在正逢战乱年代，学点武术是比较有用的。我一想，你请的有个武术教师，我想让他与文才一起学武术。”

刘敬皇一听，打心眼里不同意，又不好意思当面推辞，只好附和着说：“这个事你不要着急，我晚上先跟韩师父商量商量，他要是乐意接收，就让连德明天过来。如果他不愿意接收，绝对不能强求，你知道跑江湖的都是自由惯了，桀骜不驯，一点儿不如意就拔腿走人。”

刘敬皇的话合情合理，康茂才也只有就此作罢。

刘敬皇走到书房，惠子、玉洁、文才都在此。他对玉洁说：“方才听惠子说，家母惨遭不幸，刘某我深感痛心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，小姐需要什么，尽管向惠子开口，还望小姐节哀，保重身体。”

回到办公室，惠子把日军司令部的情况以及听到弹药库爆炸的情形告诉了刘敬皇。刘敬皇想，井勇少佐问他要的古董，可能是用来贿赂长官的。

精心策划的方案圆满完成，张大年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，他叫来文才、武才兄弟俩，让伙房整了几个菜，三个人高兴地喝了起来。正喝得兴浓，门突然被推开了，仨人抬头一看，是刘敬皇。张大年赶忙站起来说：“刘市长，今晚你咋有时间到我这里，我和二位公子略喝几杯，不要批评啊。”

刘敬皇说：“练武累了，喝点酒能解乏。韩师父来这里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一直忙于政务，有照顾不周之处，还请韩师父谅解。”

张大年说：“刘市长不要客气。文才，给你爸打个坐，让你爸给咱们助助酒兴，我想刘市长不会推辞吧！”

刘敬皇说：“今天中午张松林、康茂才来了，我已经陪他们喝过了，你们师徒喝吧，我是无力相陪了。”

张大年一听康茂才来了，想起胡连交代的供词，觉得有必要向刘市长提个醒，以免酿成后患。

张大年故意问：“康市长来有啥事啊？”刘敬皇说：“他有个儿子叫康连德，今年十八岁，想拜你为师学武术，让我先给你打个招呼，收不收？”

张大年说：“刘市长，你的意见呢？我听市长大人的。”

张大年把这个球轻轻地给刘敬皇踢过来了。他想试探一下刘敬皇对康茂才的态度和看法，以便下一步做刘敬皇的工作。

刘敬皇说：“韩师父，你让我很难说呀，我与康茂才是同事，他让儿子跟你学武术，我没有理由不同意呀。”

张大年说：“他儿子要是想真心实意跟我学武术，我还乐意不得呢，我在外地教场子，徒弟越多越好哇！你知道唱戏的不怕挤破台，一个人听也是唱，一万人听也是唱，一个人一块钱，就有一万块钱的收入，我何乐而不为呢？”张大年说到这里，示意刘文才出去看看，怕门外有狗，隔墙有耳。刘文才出去后，张大年接着说：“可惜康茂才不是让儿子来学武术的，我实话先告诉你，他是别有用心，早就派人跟踪你、我、文才、武才了。”

刘敬皇说：“韩师父，你在市政府没出去过，咋知道康茂才在监视我们呢？”

张大年说：“我不想知道康茂才派人监视我们，我还知道他派的人都是谁。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对伪市长这个宝座垂涎三尺，康茂才就是一个，他想抓住武才、文才包括我有关抗日嫌疑的罪证，把你扳倒。我希望刘市长以后警觉起来，不要被别人牵制了。”

刘敬皇问：“监视我们的人怎么办？”

张大年说：“刘市长，我只是给你提个醒，咱们目前没有做对不起皇军的事，严防康茂才和任守业整你就行了，他再监视也抓不住咱们的把柄。”

刘敬皇说：“康茂才儿子学武术的事怎么给他回复？”

张大年说：“你就说跟我说好了，我这几天身体不好，等三五天就叫他过来。”

刘敬皇担心地说：“三五天以后真让他过来了，可就麻烦了。”

张大年笑了笑说：“我有个两全其美的法子。康茂才的儿子来学武术，我让文才以对练为名，打走他不就没事啦，他能撑得住天天挨打吗？”

刘敬皇笑着说：“真有你的。”要知道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(节选自《豫东抗战风云》，未完待续)